

美绘版



走进动物的神秘世界 领略自然的瑰丽奇迹

沈石溪 著

动物智慧故事

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走进动物的神秘世界 领略自然的瑰丽奇迹

沈石溪 著

动物智慧故事



图书在版编目(C I P)数据

动物智慧故事 / 沈石溪著. —上海: 少年儿童出版社, 2012.8
(桃桃丛书)

ISBN 978-7-5324-9084-4

I. ①动... II. ①沈... III. ①儿童故事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8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2) 第063670号



动物智慧故事

沈石溪 著

丛书创意 秦文君

插画作者 徐 进

装帧设计 赵晓音

责任编辑 孙益恒 美术编辑 赵晓音

责任校对 陶立新 技术编辑 许 辉

出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少年儿童出版社

地址 200052 上海延安西路 1538 号

发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

地址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

易文网 www.ewen.cc 少儿网 www.jcph.com

电子邮件 postmaster@jcph.com

印刷 上海市印刷十厂有限公司

开本 890×1240 1/32 印张 4 字数 58 千字

2012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324-9084-4 / I·3455

定价 15.0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如发生质量问题,读者可向工厂调换

目 录

白狼	1
和乌鸦做邻居	7
会贸易的狐	30
会捉大鲈的鱼鹰	37
金丝猴与盘羊	47
山 彪	56
善举白旗的鱼	64
瞎眼狐清窝	72
野猪跳板	88
再被狐狸骗一次	98
作家寄语:向动物学习	111

白 狼



寨子里接二连三地发生羔羊神秘失踪的事件，有经验的猎人断定，附近一定出现了狼！于是，寨子里组织了一支捕猎队，进山捉狼去了。几天后，嗅觉灵敏的猎狗把我们引进夏洛山一个隐秘的石洞。我们打亮手电筒一看，洞里有一只黄毛小狼，还没满月，刚刚才学会走路，可是不见母狼的踪影，估计是外出觅食了。

“这家伙，长大后也是一个偷羊贼！”村长说着，抽出长

刀就要往小狼脖颈上砍。

老猎人波农丁一把拦住村长，说：“母狼回来后看到小狼被杀，没了牵挂，也没了顾忌，会嗅着气味找到我们寨子疯狂报复的。”

“那该怎么办？”我问。

“最好的办法是把小狼的四条腿折断，母狼舍不得扔掉残废的儿女，又不敢继续再待在这里，就会叼着这只小狼远走他乡的。”

“不行，不行，”村长断然否定道，“这样做，我们这儿是安宁了，可是其他寨子的牛羊就要遭殃，我们怎么能把祸水乱泼呢？”

“还有一个办法，就是把这只小狼崽带回寨子去，当做‘人质’，不愁母狼不来送死。”波农丁胸有成竹地说。

于是，我们用麻绳套住小狼的脖子，拴在村外石灰窑旁的一根木桩上。这里四周一片空旷，便于我们观察和射击。捕猎队两人一组，白天黑夜轮流值班，握着上了膛的猎枪，趴在距狼崽子约二十米远的石灰窑



顶上。

第三天下半夜,轮到我和波农丁值班了。据前面那些猎人说,前两天夜里,母狼都曾光临过石灰窑,但都在离木桩约两百米远的树林里徘徊嗥叫,没敢到这片空地来。

我和波农丁爬到石灰窑顶上,交班的村长说,就在一个小时前,天上有一块厚厚的乌云遮住了月亮,四周一片漆黑,母狼闷声不响地突然从树林里蹿出来,疾风似的奔向拴小狼的木桩。但就在它快接近木桩时,那块乌云被风吹开了,大地重新被月亮照得如同白昼,村长和另一位猎手发现情况不妙,赶紧朝母狼开了两枪。虽然在慌乱中未能射中,但母狼被枪声镇住了,转身逃回了树林。村长强调说,他看得清清楚楚,这是一匹毛色灰黑的母狼,两只眼睛就像两盏绿灯笼。

木桩那儿,小狼断断续续、有气无力地哀叫着。几天来,我们只喂它喝了一些米汤,小家伙瘦得皮包骨头。

我趴在石灰窑顶上,不时仰望天空。还好,夜空越来越晴朗,看不见大块大块的云朵,也就是说,不会有天色突然昏暗,母狼乘机作案的可能。

鸡叫两遍,启明星升起来了。看来,狡猾的母狼知道这儿有埋伏,不会来啦!我搁下枪,打了个哈欠。

“别大意，小狼快要死了，今夜母狼无论如何也会来救它的。”波农丁说。

“它不会那么傻，白白来送死的。”我说。

正说着，突然听见石灰窑下瑟瑟一阵响，波农丁和我立刻把枪口对准发出响声的角落，手指紧扣着扳机。一会儿，石灰窑的阴影下，钻出一条白狗来。月光下，我们看得清清楚楚，确实是一条毛色雪白的狗，白得没有一丝杂质，白得十分醒目。波农丁放下枪，嘟囔道：“哪家的狗，三更半夜跑出来捣乱！”

我也搁下枪，把头枕在臂弯，想打个瞌睡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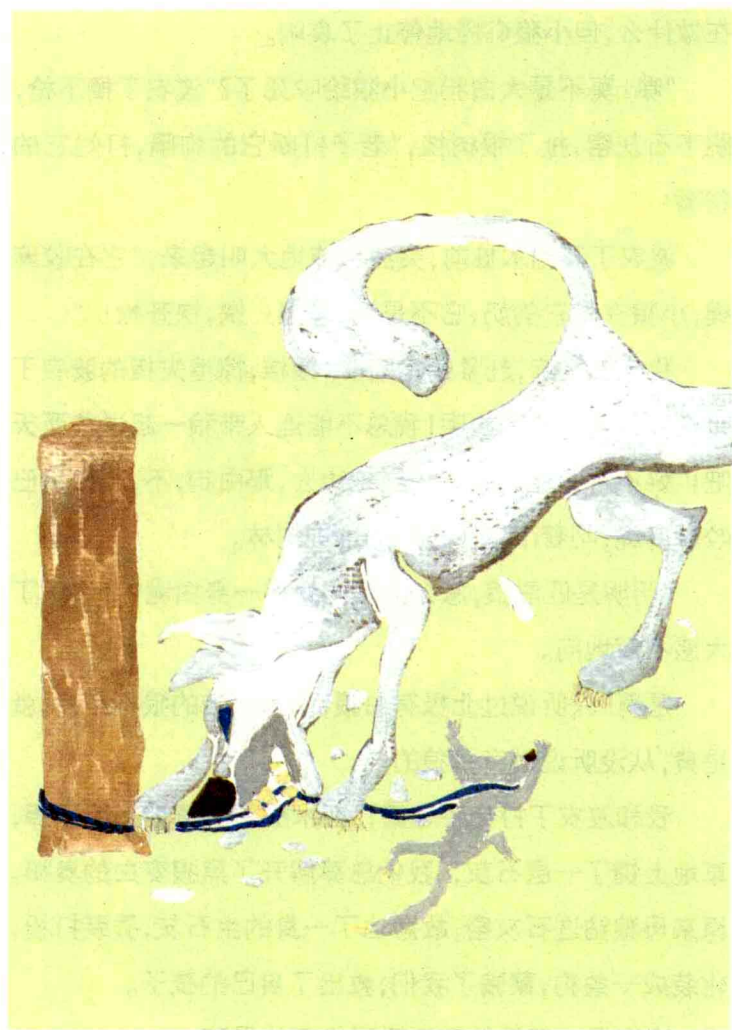
白狗从我们的眼皮底下，不快不慢地向木桩跑去。

“嘘，嘘，滚开，别过去！”波农丁挥手驱赶白狗。

白狗扭过头来望了波农丁一眼，仍小跑着靠近木桩。在它回头一瞥的时候，我觉得脸上被两道绿莹莹的寒光扫过，忍不住打了个寒噤。

我从没见过如此凶恶的狗眼！我想把我这不祥的感觉告诉身边的波农丁，又怕他嘲笑我胆小如鼠，看见一条狗都会害怕，便将涌到舌尖的话又咽进肚子里去。

白狗来到木桩边，它背对着我们，我们看不见它究竟



在做什么，但小狼奇怪地停止了哀叫。

“嘿！莫不是大白狗把小狼给咬死了？”波农丁搁下枪，跳下石灰窑，扯了根树枝，“老子打断它的狗腿，打烂它的狗嘴！”

波农丁奔到木桩前，突然恐怖地大叫起来：“它在咬麻绳，小狼在吃它的奶，它不是狗，是狼！快，快开枪！”

我头皮发麻，赶紧端枪瞄准。糟糕，惊惶失措的波农丁也在我的射程范围内呢！我总不能连人带狼一起送往西天吧！好不容易让波农丁闪到一边去，那白狗，不，那白狼已咬断麻绳，叼着小狼飞也似的逃进树林。

“明明是匹黑狼，怎么突然间变得一身白呢？”波农丁大惑不解地问。

是啊！只听说过北极有白狼，滇南一带的狼不是黑，就是黄，从没听说过有白狼的。

我和波农丁打亮手电筒，在木桩前的草地上照了照，草地上铺了一层石灰，我们总算解开了黑狼变白的奥秘。原来母狼钻进石灰窑，故意沾了一身的生石灰，乔装打扮，化装成一条狗，蒙骗了我们，救出了自己的孩子。

这真是一匹勇敢而又聪明绝顶的母狼。

和乌鸦做邻居



喜鹊和乌鸦虽然同属鸟纲中雀形目的鸦科,从分类学上说属于血缘相近的亲戚,但名声却有天壤之别。人们把喜鹊视为吉祥鸟,童谣里就有“喜鹊叫,喜来到”的说法,还把“喜鹊登枝”比喻喜事临门。说到乌鸦,大家就禁不住要皱眉头了。小时候奶奶就经常告诫我说,你出门遇见乌鸦,赶紧往自己的脚后跟吐口水,不然的话,乌鸦朝你叫一声,你就会碰到倒霉事,朝你叫三声,家里就会死人的。我听



了毛骨悚然，幼小的心灵形成了一个根深蒂固的看法：乌鸦是一种不吉利的鸟，主凶兆。

幸好我在上海活到十六岁，从没见过乌鸦。

没想到我到西双版纳曼广弄寨子插队落户，竟和乌鸦做了邻居。

在我住的茅草房左侧约二十米远的水塘边，有一棵枝繁叶茂的菩提树。每年的六月到翌年的二月，一大群乌鸦便会占据老菩提树，华盖似的巨大树冠成为乌鸦的大本营，数目多得数不清。当它们集体停栖在枝桠间时，就像挂着一嘟噜一嘟噜的黑果子，把树枝都压弯了。

乌鸦真是一种让人讨厌的鸟，“天下乌鸦一般黑”这句成语确实有道理，乌鸦除了眼珠子是褐黄外，全身漆黑。黑色不一定就不漂亮，例如喜

鹊从头到尾包括两只翅膀也是黑色的，但黑得油亮，在腹部那片白毛的衬托下，通体闪闪发光，令人赏心悦目。而我屋前的那些大嘴乌鸦，却像忘了上釉的黑陶罐，没有光泽，乌黑乌黑，黑得死气沉沉，令人联想到墓地和灵堂的颜色。尤其到了黄昏，暮鸦归巢，一树的乌鸦呱呱乱叫，嗓门嘶哑粗俗，声调凄凉悲怆，配上苍茫的天色和思乡的愁绪，让人听得心情烦躁，真以为世界末日就要来临了。

难怪乌鸦还有一个诨名叫“黑老鸹”。

开始时，我还恪守奶奶的教诲，见着乌鸦赶紧扭过身来朝自己的脚后跟吐口水，但没几天，我就放弃了这种可以消灾祛邪的秘诀。乌鸦那么多，离我那么近，每时每刻都要看到老鸹黑色的身影，听到老鸹刺耳的叫声，我得一天到晚不停地吐口水，哪有那么多口水好吐呀。

与乌鸦为邻，还有许多倒霉事呢。乌鸦会偷东西，而且专偷圆形的亮晶晶的在太阳底下会闪闪发光的东西，什么玻璃珠子、乒乓球，女孩子的项链、耳环、戒指等等，连我蚊帐钩上的塑胶坠子，都被它们叼去了，好像它们天生对这类物品有收藏癖。有一次，我在院子里钉一件

衬衣的钮扣,忘了拿剪刀,便进房间去取,当我返回院子时,正巧看见一只乌鸦飞落到石桌上,叼起我针线盒里的一串五颜六色的钮扣。因为距离近,我看得很清楚,这只乌鸦比一般的乌鸦要大一些,从嘴喙到尾尖大约有五十厘米长,而普通乌鸦身长四十厘米左右。与众不同的是,这只乌鸦头顶有一撮高耸的冠毛,像戴了顶黑色的礼帽,显然,这是一只身体强壮的老乌鸦,此后我就一直叫它高帽子。它见我跨出门槛,在石桌上轻盈地一蹬,展翅就要飞走,我岂肯轻饶了小偷,眼疾手快,嗖的一声将手中的剪刀掷过去,不偏不倚刺中它的肩胛,“呱——”它惨叫一声,衔在嘴里的那串钮扣掉了下来,一只翅膀半敛,一只翅膀摇曳,像只漩涡中的小舢板,在半空中滴溜溜旋转,飘落下好几根黑色的羽毛。我跑过去弯腰捡起剪刀,想再接再厉,把这只可恶的乌鸦打落下来,但当我直起腰来时,高帽子已经从第一次打击中回过神来,急遽地扇动翅膀,歪歪扭扭地飞升上去,终于飞到菩提树梢,钻进叶丛里不见了。

哼,尝尝我的厉害,看你们还敢不敢和我捣乱!

我只得意了两天,就再也得意不起来了。

第三天傍晚，我穿过菩提树到水塘去洗澡，听见空中传来“呱哇——呱哇——”的叫声，抬头一看，是高帽子，正平稳地在我头顶绕圈。突然，它长长的尾巴往上一翘，又往下一合，撒下一串小黑点，落在我的头发上，我用手一摸，热乎乎湿漉漉，有一股难闻的腥臭味……妈呀，这只烂乌鸦在往我头上拉屎呢！看来，它是养好了伤，蓄意来向我报仇的。

这时，高帽子一掠翅膀，斜刺向天空，“呱啊咕——呱啊咕——”地叫起来，这叫声和我以往听到的乌鸦叫声迥然不同，三个音节紧凑连贯，尾音拖得很长，听起来有一种吹响了战斗号角的意味。霎时，菩提树上飞起七八只乌鸦，一路纵队，像编排有序的轰炸机群，向我俯冲下来，七八泡粪便在我四周开花。我急忙捡起石头想还击，还没扔出去呢，在旁边盘旋的高帽子就“咿——呀——咿——呀——”地叫起来，仿佛在说：“弟兄们，注意了，这个人手上有石头！”立刻，那七八只排泄完了的乌鸦一个漂亮的翻飞动作，升上天空，我手里的石头连根乌鸦毛也没能打下来。这时，高帽子又“呱啊咕”叫起来，和上一次不同的是，尾音缩短了，并稍稍有点变调，准确地说应该是“呱啊

咕呦”。随着叫声，又一队乌鸦排成一字形，从它们的飞行基地出发，这一次，它们不再朝我俯冲投“弹”，而是在与树梢平衡的位置朝我喷粪，命中率虽然差一些，但我手里的石头对它们丝毫构不成威胁。我气坏了，跑到村长家借了一把金竹弩，高帽子一见，又发出一种不同音调和频率的叫声，“咿——呀哇——啾，咿——呀哇——啾”，分明是在说：“危险，这个人手里拿着金竹弩，千万别飞下去！”乌鸦们飞到更高的天空，继续用粪便对我进行地毯式轰炸，别说弩箭了，就是鸟枪也休想把它们打下来。

看来，高帽子是这群乌鸦的王，成功地指挥了这场粪便之战。

它们有翅膀，可以居高临下往我头上拉屎。我没特异功能，就算站在屋顶上高高撅起屁股，也没法像开高射炮似的把粪便喷到天上去回敬它们，我只好抱头鼠窜逃回宿舍。

我满头满脸都是乌鸦粪便，费了两块香皂洗了三次澡，还没能洗净身上那股臭气。一连好几天，我都要用一只脸盆倒扣在头顶，像古代武士戴起了头盔，才敢出门。

半个月后的一天中午，我到水塘去淘米洗菜，成年

